

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

余立

薛天祥

主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

主 编

余 立 薛天祥

教育科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学体系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教育报社发行

(北京 北太平庄 北三环中路46号)

北京4229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20000字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7—5041—0174—5

G·151/定价： 3.00元

目 录

一、引言	(1)
二、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基础	(6)
三、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	(23)
四、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52)
五、高等教育管理学的概念	(72)
六、高等教育管理的本质	(104)
七、高等教育管理的特点	(121)
八、高等教育管理的基本原则	(139)
九、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168)
十、高等教育管理手段的现代化	(200)
十一、高等教育的管理者	(216)
十二、美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248)
附录	
一、“高等教育管理学理论体系研讨会”综述	(278)
二、关于高等教育管理学的体系	(300)
三、高等教育管理学理论体系研究	(307)
四、关于高等教育管理学科体系的探讨	(319)

引 言

无需论证本书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因为读者会从书中作出客观的评价。如果读者是同道，我们的愿望、责任和目标是共同的——一定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科学，那就更不必论述这本书的意义。为此，这里只说明与本书有关的一些情况。

一、本书问世的过程。1985年12月，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在柳州召开的理事会暨学术讨论会上，就提出了编写这本专著的科研任务，并确定了10个课题，发动全国有志之士，协同攻关，以期取得研究成果。

当时提出的10个课题是：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高等教育管理学的体系与内容；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知识体系、基本概念与范畴；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基础；高等教育管理的本质与特点；高等教育管理的基本原则；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研究方法；高等教育管理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的管理者；中外高等教育管理理论或管理思想的评价。这些思考题反映了当时研究工作的实际状况和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要求。围绕这些专题，各地的教育管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写出了100多篇论文。由于作者之间缺乏联系，出现了同一专题多人研究而某一专题却

无人研究，以及论文内容重复等问题。因而，我们只得在已有基础上，重新组织力量，明确研究任务，以致原定1986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延期到1987年4月举行。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又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和整理，最后才形成了此书的雏形。从确定研究课题到本书定稿共两年4个月。可以说，这本书集中了所有论文作者的意见，是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共同研究的结晶。各专题所阐述的观点，是会议论文和与会者基本思想的综括，当然也包括执笔者的意见。我们之所以按照10个专题而不是从论文之中选择若干观点展开论述，其目的有二：一是这10个专题是建立本学科体系所必须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绝非一次讨论会所能解决，我们希望能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对已经明确的问题则不再重复；二是便于继续研究时能抓住主要矛盾，从而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建立，促进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深入发展。

二、本书不是论文汇编，而是对建立高等教育管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所进行的理论上的探讨。研究会的顾问潘懋元同志曾希望能在这次讨论会上提出一个或数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而不是照搬国外的）、高等教育特点的（而不是照搬一般管理理论的）、科学的（而不是经验性的）、可行的（而不是纸上谈兵的）理论体系，使我们的高等教育管理理论在科学性和联系实际上进一步提高，也为各校开设高等教育管理课程提供某些依据。

应当肯定，与会的同志是努力这样做的。对有些基本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如：本门学科的名称应采用高等教育管理学，既包括国家政权机关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也包

括各类高等学校的管理，这两者有其共同的本质；确定以高等教育管理作为研究的对象；明确了本学科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各部门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一个中间层次，它在两者之间起着桥梁作用；确认了高等教育管理学必须服务于高等教育学所阐明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同时根据高等教育管理的特殊矛盾，灵活运用一般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要从我国国情出发，系统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等教育改革的经验，建立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理论体系，对外国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等。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统一认识，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积极成果，它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

还应当看到，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的建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不仅涉及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的多边缘学科，还涉及到高等教育的管理组织理论、管理体制、管理职能、管理内容和内外部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在这两方面，不少同志虽然提出了一些主张和设想，但理论研究还很薄弱，科学实验尚未充分展开，对一些问题认识还不统一，对学科体系仍有争议，这是学科发展中的必然现象。为此，我们专门撰写了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综述，力求将各家之言包罗无遗，以期作进一步的探讨。同时，我们选择了几篇如何建立学科体系的论文全文发表，以冀将设想变为现实，让实践去检验真理。这两部分材料均作为本书的附录，但它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进本学科的建立具有实践意义。

三、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正在深入发展，高教管理

的理论必将随之而发展。几年来的教育改革是有成效的，但改革的任务并未完成。党的十三大确认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改革又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高等教育必须深化改革，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此标准来衡量高等教育的改革，我们的工作还相距甚远。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尚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过程，还要深入理解我们党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所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用以指导我们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第一位的就是要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要求教育为科技发展、经济振兴、社会进步服务，高等教育必须适应这一要求进行全面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成为紧迫任务，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等方面的要求，都涉及到高等教育宏观与微观的深化改革。因此，高等教育面临着全面改革、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也可以说是更广泛、更有领导的一场教育科学实验。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包括高等教育管理理论），一定要与这一伟大的教育改革实践相结合。要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来建设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教育改革的实践，需要理论指导，而改革的实践，又将丰富和发展教育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理论，并不是短期所能完成的，因而本书的目的，意在抛砖引玉，以期后来者。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不少为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所

写的论文，阐述的是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如教学改革、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等），由于与这次研讨会的主旨不合而未收入本书。还有一类论文，虽属高等教育管理范畴，如高等教育组织管理理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理论，高等学校管理科学化、规范化，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哲学问题等等，也由于本书不是论文汇编而无法收入。

四、实践在发展，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在发展。本书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思想认识，只反映了局部实际而不是最终的结论。在本书定稿后，就感到有些问题的论述，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但要作重大的修改和补充，又感到缺乏实践经验、科学论证而力不从心，只好把它作为历史的纪录，留下当时认识的一点痕迹。如果它能够对建立高等教育管理学起到一点舆论和推动作用，能有更多的同志为之而奋斗，也就可说是完成了本书的历史任务。

最后，要说明的是在筹备研讨会和编辑成书的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教科所高等教育研究室唐安国同志做了很有成效的工作，很多同志对本书编辑、出版予以积极支持，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对本书的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88年4月于上海

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门学科必须有它的理论基础。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现在还有多种说法。一种认为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经济学。如果说高等教育管理学涉及或运用到这些学科的理论，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样说并没有回答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另一种认为应当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论，即现在流行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作为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作为方法论的三论，对高等教育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管理原则，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作为理论基础恐未必妥当。第三种说法，马克思主义既是完整的宇宙观，又是系统的方法论，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它对各个学科都起着指导作用，它应当作为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基础。

我在《大学管理概论》的总论中已经表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管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基本观点，如事物相互联系、不断发展，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实事求是等等，是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在大学管理中已普遍应用，并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例如，

已经为人们所熟知的有：要有全局观点，局部服从整体；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胸有全局；要从实际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不要见物不见人，等等。我们应当把这些理论看作是大学管理的理论基础与方法，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管理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同时又指出：“我们应当承认，系统论可以指导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复杂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武器，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应用。系统论创始人自己也说过他的理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控制论的某些原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已在应用，如控制论的核心是反馈原理。系统论、控制论的某些原理，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是相通的，如立足整体，统筹全局，使整体与部分统一。这些，我们在大学的管理工作中也是经常应用的。”

为什么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管理科学的理论基础，而不把“三论”作为高等教育管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里有个理论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方法论是一种什么关系，这需要作进一步分析，不能简单化对待，现在分以下几点作些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任何一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它自身规律的普遍性所决定的。它对各门科学都有指导意义。作为

一门科学的高等教育管理学的，是由内部序列和逻辑联系起来的并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概念体系，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高等教育管理现象，才能把它建设成为正确反映高等教育管理规律性的科学。如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据此我们可以确认高等教育管理学的思想、理论观点，以及它的目的、内容、原则，都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并在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再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说明，现实世界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高等教育管理，它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制约下，由其自身的矛盾决定的。因此，研究和探讨高等教育管理的问题，就要研究它的外部 and 内部的矛盾，具体分析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努力把高等教育管理好。实践已反复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给各种专门科学领域，其中包括高等教育管理学在内的研究工作提供正确的方向和方法。

二、方法论的层次性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方法论的研究的深入，现代方法论知识已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体系，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应按照它概括的程度和适应的范围的不同分别地放到适当的地位。目前，科学方法论体系按照水平、方向的描述，一般地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哲学方法。这是探讨一切科学普遍适用的方法原理。它既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指导社会科学和思维

科学的研究。历史的发展，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唯一正确的哲学方法，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活动，以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是最高层次的。

第二层次是一般科学方法。它是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适用或者分别适用的一些原则和方法。这种方法具有跨学科性质，能够从一门学科转移到另一门学科。它具有较高的概括程度和较大的适用范围。这是从专门科学方法中概括和发展出来的。具体地说它包括：数学方法、控制方法、系统方法、信息方法和基本的逻辑方法。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适用的。此外，还有只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观察方法和实验方法，以及只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和典型试验等等，也属于一般科学方法的范围。

第三层次是专门科学方法。它是探讨各门科学专用的具体方法和技术，不是跨学科的。例如，在地质学中利用古生物化石来分析确定地层形成的年代；在天文学中利用天体光谱的红移来测定天体在视线方向的运动速度，等等。

系统方法，在方法论体系中的地位是第二层次，发挥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功能。目前在国外对系统方法论的研究中，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用系统方法取代哲学方法，否认辩证法的指导地位，认为系统方法就是现代的辩证法；另一种倾向是用哲学方法代替系统方法，否定系统方法的独立地位，独立存在。这两种倾向都不对。因为哲学方法必须对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普遍规律作出最高的概括，必须回答世界观的问题。而系统方法则是系统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研究自然系统、社会系统或技术系统，也可以研究相互之间的关系，联系。它也很重视信息的传递，提示研究事物的步骤怎

样，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如何，局部在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但不揭示事物的本质，不回答世界观的问题，所以用系统方法来代替哲学的方法，甚至取消辩证法的研究，显然是错误的。系统方法在辩证法的指导下已形成了自己方法论的原则，在各门科学运用系统方法的基础上，概括成一套专门的概念和研究思维的工具，这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否认，也不能用哲学的方法来代替系统方法。系统方法包含的丰富的哲学内容十分可贵，需要认真研究，这将促进哲学的发展。系统方法的哲学问题研究，也将提高系统方法的研究水平。系统方法的一端与唯物辩证法联系，另一端又与其他科学方法结合，它在促进科学方法论知识的整体化，在加强哲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的联盟方面，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国领导人对系统的研究有精辟的论述。最好的论述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著作中所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此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这段名言，凝聚着系统思想的结晶，既有系统论的观点，又是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毛泽东在这里虽然是谈的军事问题，然而对科学研究，乃至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

义。毛泽东的这段话，既谈了认识论，又谈了方法论，是我们研究确定目标方法的重要理论依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们在现代化的科学研究中，创造了一系列的先进的方法，其中包括系统分析，使确定目标的方法程序化，精确化，从而使这种方法的效果达到最佳化，这是应当提倡的科学方法。

“三论”在高等学校的管理中的应用，在不少学校已有些经验。如从系统的思想出发，对事物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处理，从而使处在一定相互联系中，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校长实行科学管理，制订教育规划，进行领导决策，提供了科学管理思想和方法。有些校长自觉地运用反馈原理检验决策是否正确，成为调节执行决策情况的必要手段。信息论也日益为领导者所重视，认为它是决策的基础，预测的前提，科研的杠杆。可见“三论”在高等学校的管理中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应该根据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高等学校的特点，应用“三论”原理实现管理科学化的成功经验，而不是停留在引用原则、术语上。

现在值得注意的是，“三论”的原理应用于高等教育管理时应当结合进行。有人认为“三论”并不都属于同一层次，系统论更为广泛，抽象程度更为一般。但也有人认为，控制论更为抽象，管理的目的是实现最佳控制，系统是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服从于控制。其实，这是从不同角度说的，以系统论而言，大到天体、社会，小到具体的教学和科研，都可以分为系统，以此种情况说，系统论是高层次的。但在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和学校的微观的管理，系统又服

从于控制，不然，就无从说起管理的目的性。系统论、控制论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而要实现系统的最佳控制管理，又离不开信息。实际状况是“三论”密不可分，应当综合应用。

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

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宇宙观，又是系统的方法论，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科学的，又是有党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它是发展的，它必然会把人类的思维最优秀、最先进、最科学的成果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中来，也就决定了它要永远与一切错误的、僵化的、形而上学的、反动的东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而现代方法论有几个层次，不同层次的方法论，又各有其质的规定性。由于不同层次的方法论质的规定性不一样，马克思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论述也就不一样，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如哲学中的“存在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种方法论，除少数例外，很多是主观的、先验的、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与这种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斗争的关系，但又不是简单地批判，而是在研究它的思维方式，了解它所产生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心理，查明它在群众中、在学术领域中的影响，有分析地进行批判。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列宁对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的批判，这是最好的说明，他没有简单地否定，而是有研究有分析地进行批判。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学说，是一种哲学方法论，马克思对这种哲学方法论并不是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

因为他有其合理的部分。如他主张采取客观的实验方法，对儿童的智力发展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从研究儿童心理入手，研究知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这在某些方面揭示了人的认识客观发展过程。特别是他强调在当代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他说：“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造就能创新的而不是简单重复前人做过的事的人，这种人能有所创造、发明和发现”。马克思对这样的哲学方法论，就不能仅仅是批判、斗争的关系，而是要吸收其中的正确部分，用以丰富自己的认识论。

在现代方法论中，有些具体方法论，比如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文艺心理学的方法论，语言学的方法论，符号学的方法论，结构主义方法论等等，对这一层次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关系和态度要作具体分析。比如说，结构主义方法论，仅从作品本身内部结构去研究作品，这当然是片面的，因为它忽视了作品同社会的关系，同读者的关系，甚至连作品同作家本人的联系也不管，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如果是用它来研究作品内部的结构，分析结构合理不合理，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现代方法论之间的关系，是二重性的，对于其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是要批评的，但对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还应该批判地借鉴。马克思主义对具体方法论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四、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可以被马克思主义所包括，但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

近几十年，尤其是近一、二十年，由于社会生活的变